

羅山奏疏五冊

全

ORIENTALIA
CHINESE
B62.T51
C36.1

8627.57
C36.1

册	1
卷	1

張文忠公手疏奏稿

此為嘉靖初年公自京師書於未隨乞養狀
務為汪公及有別說同本公理大二年秋時未
年未解任間還公府。有

羅山奏疏卷之一

正典禮第一 正德十六年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廼即 勅議追尊

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
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

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

定陶王宋牼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

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 聖諭以此禮事體

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為當恐未免

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

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

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

皇上明辯正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

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

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

宗乃定陶王牼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

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為人後者也

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建臣遵

祖訓奉 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 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

580875
p. 11, 1740

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孝宗

興獻王兄也

興獻王

孝宗親弟也

皇上

興獻王長子也今

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

皇上之有天下真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

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

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寧較然
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

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

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

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況

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予無自絕父母之義

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

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

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

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

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

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

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

有嗣其詔蓋預為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為之私

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

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

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

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

尊與父同則

興獻王不失其為父

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
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
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

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
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

皇上虛己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
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
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
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

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遜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
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
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
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

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正典禮第二

臣叨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為萬世法程建臣乃固執漢定陶
王宋牼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
立為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
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然
此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
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和交章擊臣目為諂
諛詆為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
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
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為
非而非禮亦以禮為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己於
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

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
臨之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議未
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
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
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
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
錄與或人問答之詞以聞

大禮或問

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

興獻王為叔父謂之宗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
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為言者何也臣答
曰此_{乎叔}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議
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_{乎叔}甚不得已者也子不
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
子為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為嗣則家

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為人後者也故當
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

孝宗皇帝既嘗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為之子也

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

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

武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在潛邸也是

武宗又未嘗託為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

類者矣今者必欲我

皇上為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為

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

統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

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

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

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

興獻王與我

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承

祖宗者也蓋當日三復迎立之詔矣曰

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

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者

武宗也是

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

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

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

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為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

二字之義而必以為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

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自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

武宗以大業授我

皇上有父道焉故

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

皇兄又謂我

皇上既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方

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我

皇上也遵

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

孝宗兄也

興獻王弟也

獻王在則

獻王天子矣有

獻王斯有我

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

果若人言則

皇上於

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

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

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而可乎問者曰我

皇上嗣

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

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

也贅腹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

下也而況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孝宗於我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為父子謂之崇大

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

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

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曰

孝宗有

武宗為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歟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

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

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

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

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

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

皇上不當考

孝宗豈以

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益王子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
絕也不可強為也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之人
有後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
乎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於

孝宗也

武宗也其事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
者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
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
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
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

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

皇上於

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

者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則我

皇上將不可入繼 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為

人後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 大統也程子

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

絕亦當繼祖此固當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為

興獻王長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統非為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 大統有不得為遜避

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眾者也

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

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

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

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
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
故預為此詔以坊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
為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
故手敬曰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
為

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
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
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
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

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
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
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
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
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祧
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
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
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
為

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

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

興獻王王於

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魚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

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

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

鬼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

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

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

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

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

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

為父乎瞽瞍為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為父

乎鯀為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

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

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

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堅其欲

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

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己之尊親也是愛

君不如愛己也問者曰或以

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 宗仁王

為後之說者也以 宗仁王嗣

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
人情哉今迎之而至

天子之母也為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 朝廷之
相臨 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
為天子母為臣妾竊恐我

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議者以漢
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
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為可法者何也臣答曰

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聖嘗按其故昭帝亡矣

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

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為子乎為孫乎

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

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為人後者

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

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

為父而以史皇孫為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

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為

之子有哀帝平帝為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

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乃
崛起者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
亦固執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
說故別為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
以元帝為父而以南頓君為叔也夫以宣帝嗣
昭帝世數未聞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
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
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
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
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為法也哉問者又曰
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
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
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緊欲以故
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
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
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
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
父齊喪不杖舂為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
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濂議

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

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

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

母為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

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

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

當聞於上也如之何臣答曰事於人未嘗不

聞也聞之以說為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

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

大夫閒談以為無益也故聞於上也苟嫌於

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為忠而將順其美

者皆不得為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為

邪說也奈何臣答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

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

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事小子何能敢避

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

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

臣答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

盡其心而已使^乎敬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乎敬

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

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固已

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

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乎敬不敢

為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

於禽獸^乎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為終身謀也

正典禮第三嘉靖三年

臣伏惟

皇上遵

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亦非執政之

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為入後

之例以

皇上為

孝宗之嗣絕

興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

孝宗之統失

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

惜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為問答論

辯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壹負

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

聖諭有云

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朕於
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

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

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為歎與之爭焉既而帝
興獻帝以為

皇上之心必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規

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為自王考稱

興獻帝為本生父不顧

皇上為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為人後之非父子之名

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遠爾 詔告天下自以而

今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

皇上之不察而誤

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

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

以自伸

皇上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

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見不足以明

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議之也今桂萼及

之言者遂指為黨臣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

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強臣臣不能強人者也執

政不能強

皇上

皇上不能強於執政者也茲伏奉 聖諭會文武群

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

皇上以萬世之禮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

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寧負

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

曰

皇上已受

昭聖皇太后懿旨為之乎矣今焉可背之

皇上已考

孝宗詔天下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

興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正臣所謂留此一字以

滿

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

皇上初奉

武宗遺詔為繼大統非奉

皇太后懿旨為之子也况

高皇帝垂訓固亦

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何背之有

皇上自藩邸為

興獻帝子服父服矣迎立之 詔嗣皇帝位繼

武宗統矣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

興獻帝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

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

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

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竊恐天下知禮義

者必將議之不已

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己者也臣謂

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

口終不能以泯

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不

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改可也况今日以

君改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疑憚而不決邪伏

乞再 詔中外必稱

孝宗為皇伯考

興獻帝為皇考

武宗為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

天下之望萬世之望也

正典禮第四

臣等伏惟今日典禮之議以

皇上與為人後者禮官附和執政之私也以

皇上為人繼 大統者臣等考維據禮之論也人之

言曰兩議相持有小大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

曰理而已勢論之天子至尊無上敢誰敵哉大

哉燬之為君視天下說而歸已猶草莽也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議者任私樹黨奪

皇上父母而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者伏承

聖諭會文武群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傳聞終日相視

莫敢先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竊恐

玩愒欺蔽不足以成 聖孝

皇上何不親御朝堂進群臣推誠而詢之曰朕以

憲宗皇帝之孫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遵

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武宗皇帝倫序當立之詔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則朕

實為入繼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初議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

慈壽皇太后為聖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為本生父母朕未及思遽詔天下顧茲有

乖綱常不成典禮今當明父子之大倫伸繼統

之大義改稱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

皇考興獻帝

聖母皇太后去興國字此萬世典禮朕不得徇於宮

闈謀於左右爾文武群臣盍各念父子之親懷

君臣之義其與朕共明公義於天下如此則凡

在朝之臣其不感泣而奉詔者未之有也夫

禮失求諸野詢之群臣猶未也

皇上何不告天下萬民推誠而詢之曰朕以

憲宗皇帝之孫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遵

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武宗皇帝倫序當立之詔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則朕

實為入繼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初議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

慈壽皇太后為聖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為本生父母朕未及思遽詔天下顧茲有

乖綱常不成典禮今當明父子之大倫伸繼統

之大義改稱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

皇考興獻帝

聖母皇太后去興國字此萬世典禮凡爾山林耆舊

盍各念父子之親懷君臣之義其與朕共明公

義於天下如此則凡天下臣民其不感泣而奉

詔者未之有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其威雷震其明日月臣等敢與此議者誠以

皇上至情決不可遏禮官初議堅不肯改未免重傷

皇上之心臣等實懼焉竊謂崇卑之位雖殊君臣之

義則一故敢冒昧以備采擇但附和之徒必

有以此求臣等罪者惟

皇上察之苟得

皇上大孝之心明於天下後世臣等雖萬死無憾矣

正典禮第五

臣等聞宋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為少

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為多竊謂今日典禮

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

載辯之六七疏又不啻三日言而不輟者也入

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

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

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

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略不出前言而提綱

或便

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為訓者蓋父子相傳為常有

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為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

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

皇上而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獻皇帝之子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

皇上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訓也擅擁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

初名宗實為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

宗取入宮中命曹后撫鞠之二十八年命學士

王珪草詔立為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為仁宗

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為之子也今

獻皇帝未嘗命

皇上為

孝宗子也

孝宗又未嘗命

皇上為之子也況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人為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
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
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
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
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
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
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
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
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

稱復何不可奏可今

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父
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
母服降為期同於伯叔父名曰輕今

皇上尊稱

獻皇帝為皇考

章聖皇太后為聖母是明為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
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五曰
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二
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

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 萬乘之尊乎今試

坐

孝宗皇帝於此又坐

獻皇帝於此

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播諸 宗祀竊恐

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母謂妻之無

子者妻子之無母者父命妻曰女以為子命子

曰女以為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

夫豈可苟乎今

昭聖有

武宗為之子復以

皇上為子

章聖止生

皇上而不得為之子為茲議者果為全 兩宮之好

乎啓 兩宮之嫌乎誠母為母伯母為伯母以

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

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

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

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

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

先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
者亦緣謬以

皇上當考

孝宗而不當考

獻皇帝故謂不應為

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匿非
不亦異乎

正典禮第六

臣等伏惟

皇上以純孝之心明綱常之典夫何禮官附和奸權

失禮於初匿非於後百計阻遏三年不成伏承

明命三至促臣等來京蓋欲令與執政禮官別異同

決是非親賜宸斷以成一代之典以垂萬世

之法者也今臣等朝見尚有二三權奸大臣先

行風示大小官員俱不許與臣等往來且又浮

言恐嚇必欲使臣等變其初說務相和同以拚

己之罪也孔子有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今臣等所據者先王之禮也群邪所挾者奸

臣之權也奸臣之權敢以脅

天子先王之禮獨不足以繩權臣乎臣等乃不為所

動則又嗾所私言官嫌孽末情之詞重肆欺妄

伏望

皇上親臨 便嚴集執政禮官許臣等各執證據典
籍面折再 詔之誤兩考之非以破奸權邪謀
以成

聖明大孝早 賜臣等還任供職實至願也且

祖宗言官之設本為

天子耳目今率甘為權臣鷹犬甚可耻也自古求忠
臣於孝子之門如此之徒無父母者也為子不
孝為臣必不忠何足與議也

正典禮第七

臣等切謂今日典禮之議與禮官屢疏折辯明
白伏候 勅旨召對猶恐無徵弗信謹將證據
古典并愚情未盡者條陳于後伏乞

聖明留神垂察

一古者天子無為人後之禮臣等謹按三代以前
天子無嗣者皆兄終弟及無立後之禮防奸臣
利於立幼非社稷之福故商書凡兄弟相及者
不稱嗣子而稱及王至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
為嗣宋仁宗又立濮安懿王子為嗣大儒朱熹

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
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
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
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
得古人意思觀此知古者天子無為人後之禮
今議禮之臣畔古禮書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後此欺妄一也

祖訓天子無為人後者臣等伏觀

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
曰必兄終弟及則不立後可知曰須立嫡母所
生者則倫序可知蓋兄終弟及國有長君社稷
之福立嫡母所生如嫡長無嗣則立次嫡弟之
嫡長不可奪者

太祖高皇帝真稽古三代之禮以垂萬世之法者也
今禮官必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後不惟畔古禮書雖

高皇帝訓亦不之遵此欺妄二也

一與為人後者孔門所鄙臣等謹按天子諸侯皆
無為人後禮自古為然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
始有與為人後者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
路延射者曰貫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
者不入此可見為人後者孔門之徒所深鄙之
今議禮者不以

皇上為人繼大統之君而忍此

皇上與為人後之例如閭閻中乞養過房子一般是
何說哉況古禮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實大夫士
之禮未聞以臣下敢執

天子為人後者此欺妄三也

一

皇上實入繼大統之君臣等伏讀

武宗皇帝遺詔云朕

皇考親弟

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

位謂之嗣皇帝位是繼

武宗皇帝之統初無為

孝宗皇帝之子之說至

皇上登極之日始變其說以

皇上為

孝宗之子繼

孝宗之統使

皇上違

武宗皇帝之詔背

獻皇帝之恩遂致父子君臣皆失其道此欺妄四也

一禮官以

皇上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

慈壽皇太后為聖母稱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為本生父母臣等謹按儀禮喪禮篇云

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

服之又曰為人後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也不貳

斬也夫於所後父母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

母服期年同於伯叔父母名曰輕今

孝宗皇帝本

皇上之伯

慈壽皇太后本

皇上之伯母及稱之曰皇考曰聖母而為重焉

獻皇帝本

皇上之父

章聖皇太后本

皇上之母而反稱之曰本生皇考本生母而為輕焉

輕者及重重者及輕議禮之臣亦各有父母者

試以其身處之於心安乎此欺妄五也

一

皇上止宜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聖去本生二字改稱

皇伯考孝宗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臣等謹按唐玄宗稱中宗為皇

伯考宋真宗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及伏讀

祖訓凡親王若天子之姪則稱天子曰伯父皇帝陛

下叔父皇帝陛下生可稱伯父死獨不可稱伯

考乎今

皇上以倫序入繼 大統於

孝宗皇帝宜生稱伯父死稱伯考今禮官以廟中無

伯考之稱棄禮書背

祖訓此欺妄六也

皇上宜別為

獻皇帝立廟京師臣等謹按漢宣帝別為父史皇孫
立皇考廟漢光武別為父南頓君立皇考廟禮
也又按漢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
廟京師蓋成帝曾立哀帝為子故師丹以為不
可者以共王為本生父故也今禮官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子比之定陶王為成帝子以

獻皇帝為本生父故來邪說紛拏此欺妄七也

一禮官又以

今日事體比之宋濮安懿王臣等謹按濮王允讓

第十三子初名宗實仁宗未有嗣取宗實入宮

命曲阜皇后撫鞠之年方四歲親命學士王珪草

詔立為皇子養之宮中二十八年與

皇上不同況仁宗立濮王子為嗣大儒朱熹已曾并

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今禮官務牽合強比此欺

妄八也

皇上宜迎

獻皇帝神主至京別立新廟臣等謹按禮記曾子

問篇古遷國載群廟之主以從禮也今禮官以

為史籍並無遷主之事此欺妄九也

一

皇上入繼大統遵

高皇帝祖訓不當輒稱

慈壽皇太后懿旨臣等伏觀

祖訓凡皇后只許內治宮中諸等婦人宮門外一

應事務母得干預況立君繼統實遵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慈壽皇太后固不得專制干預者也今禮官輒陷

慈壽皇太后違

祖訓以干預外事此欺妄十也

一

壽安皇太后不得終三年喪臣等謹按禮經嫡孫承

重者為祖父母服三年

壽安皇太后止生

獻皇帝

獻皇帝又止生

皇上今

獻皇帝實天

皇上實承重嫡孫當率天下為三年喪禮也禮官乃
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但以文移行之兩
京而已夫以日易月三年喪應二十七日期年
應十二日然則十三日之說果何制也

壽安既為皇太后矣為

天子祖母矣當 詔天下喪之禮也以文移而不以
詔及兩京而不及天下又何制也夫尊

皇上必當尊

獻皇帝尊

獻皇帝必當尊

壽安皇太后此等已往之事莫大之失為天下後世
所訾

皇上雖欲追悔而不及者前日既誤今日可容再誤
邪議禮者皆安然而無警悟此欺妄十一也

一再頒 詔令仍宜更改臣等謹按記曰生曰父
曰母死曰考曰妣蓋人之生必各稟於父母而
無二豈有兩考之稱乎雖閭閻童子亦羞稱之
可加之 萬乘之尊乎主稱兩考不知傍注奉
祀果何稱乎近者傳聞

皇上於

孝宗皇帝稱嗣子於

恭穆獻皇帝稱長子夫於

恭穆獻皇帝既稱長子於

孝宗皇帝可更稱嗣子乎長子嗣子之別為二主傍

注之稱自古經傳所未載也今

皇上改 詔在一言之決不改則萬古之議此欺妄

十二也

一今日議禮朋比之故臣等據禮決然以

皇上為入繼大統之君不應為

孝宗皇帝之子妄議者決然以

皇上為

孝宗皇帝之子非入繼大統之君兩論相持三年不

決夫為

孝宗皇帝之子說者其始變於奸權大臣一人而已

禮官附之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顧事體之大禮

義之非者也臣等仰惟

皇上聖明其純孝之心如此何忍負之是以奮不顧

身與之辯明其兩京大小官員知朝議之非者

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

少有私議輒自為奸邪風言謫降并考察黜退
不知禮者憑為舉主恩人攘臂交攻不容人語
又如九卿六科十三道官連名之疏豈議論同
哉如九卿之首自草一疏不令衆見止以空紙
列書九卿官銜令吏人送與書一知字有不書
者即令所私科道官指事劾之雖大臣多嚙冤
而去無敢聲言至於科道官連章則亦猶然者
掌事一人執筆餘者聽從勢有所迫故也今在
廷助臣議者不為不多瞻前顧後但領首稱是默
然喟然而已夫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職臺諫

明目達聰今獨無愧於心乎此欺妄十三也

辭陞翰林學士

臣伏承

特旨陞臣翰林院學士者臣聞 命驚惶舉身莫措
顧茲侍從之職可濫愚戇之才臣伏念議禮之
初黨比雷同綱常風掃臣時初叨進士積愆
朝班不得不為

皇上明辯其事時群眾交攻猛於虎口一人議論輕
於鴻毛伏惟

皇上純孝之心降自 天衷匪由人奪然猶欲稽公

論不任私恩遂致建臣三年聚訟微臣寸心遲

違雖有再 詔之頒益彰兩考之失伏承

明命三至取臣等來京蓋欲令臣等與執政禮官講

明一代令典以為萬世法程未蒙 面見之召

遽有望外之 恩竊謂

皇上召臣本為愛禮臣等趨 命豈敢愛官今兩考

之失未更萬世之議無已伏乞 收回

成命容臣進講以破邪謀以成令典仍 賜臣以原

職還任則

皇上成聖明之孝微臣免干進之譏臣不勝感激候

命之至

再辭

臣伏蒙

聖恩陞學士職已具奏請辭未蒙 俞允特賜褒存

弗虞一介孤生叨逢千載奇遇殞身莫報沒齒

難忘臣竊謂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窮堯之言聖

人擇焉今是非大謬於讒言而正中賴存乎

聖鑒若小夫之朋比傷大道之不明臣得免授裔之

誅敢與登瀛之選再乞 聖明收回新命容守

舊官典禮終期於講明 聖孝決成於不應臣

不勝懇切候 命之至

禮成辭職

臣叨逢

聖明在上議著當代典禮臣與桂萼等其始生不同
方官不同署竊見一時朝議有垂萬世綱常是
以見同論同遂不嫌於犯衆理直氣直乃不覺
於成仇幸獲

聖心難勝衆口伏蒙 特旨陞臣以學士之官責臣
以備講之任彼時不辭無以明微臣之志終辭
無以答 聖明之心今 明詔重領大禮攸定

實皆出自 聖明裁斷非臣愚昧所能與也昔
孟軻氏千里見王人以為千澤三宿出晝入以
為濡滯今固無孟軻自任之君子亦終無尹士
自責之小人此臣等所以義在當去而不苟容
者也況學士之官居切近之地臣學不足以備
經筵講讀才不足以效史館編纂原非竊祿之
官深懷素餐之耻伏乞將臣放歸田里免玷班
行又竊念今日驩兜雖雜進堯朝魍魎終難逃
禹黜仍乞

皇上自此親君子遠小人以迓 天休以臻至治俾

臣白首遂箕山之願彰唐虞之盛矣

再辭

臣初因典禮之議不虞執政之臣樹黨匿非壞
法亂紀彼時直受人盡言而未遽去者誠以微
臣蒙不韙之名其事小

皇上誤不孝之名其事大故不得已奮一人之身撓
百邪之口幸遭

皇上英明剛斷更定裁成破萬古不決之疑垂百世
不刊之典臣知非功首實為罪魁誤蒙

皇上進臣今職是以再辭而勉強拜命三辭而莫

遂歸休然心迹之未明職任之未解故也夫君
子小人不辨則治亂不分茲如行人司司副柯
維熊所言實各有為記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
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夫

皇上擴大孝之心成尊親之典是厚也非薄也以臣
等為君子則不敢為小人則不甘惟在

皇上早辨之而已竊懼食祿不忠者天地弗全成功
不去者造化所忌旅進旅退原非素志知止知
足實出本心伏乞 賜臣早歸田園無污翰苑
苟臣之不去恐讒邪之口終未能已

聖明之心終未能安卒使辯治之 朝長為聚訟之
所如此則

皇上奚取於臣之用臣奚補於

皇上用哉

三辭

臣荷蒙

皇上責臣以典禮之講進臣以翰苑之官 命不獲

辭心常負愧一朝 殊寵千載竒逢然非不欲

竭誠殞身以報

皇上顧今勢有難容職有難盡不得不為

皇上再陳之伏觀 大明會典所載凡經筵

欽命內閣學士知經筵事或同知經筵事日講官於

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官內具名奏請凡

修實錄史志等書內閣充總裁翰林院學士等

官充副總裁皆出 欽命

祖宗典章罔敢踰越臣忝為學士之官經筵日講纂

修實錄臣之職也舍此無他職也今

皇上與臣之官內閣奪臣之職

皇上視臣如手足內閣視臣如寇讐是以徒令臣飽

皇上之祿而不能充報

皇上之心也今夫庶府百司之官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曾有官至學士無常職而但食 君之祿乎
苟少知禮義廉耻者決不苟容而謂臣等為之
乎及今纂修

恭穆獻皇帝實錄仍敢犯侵官之令奪學士之職夫
謂

獻皇帝不當稱考稱帝者內閣之人也謂不當立廟
京師者內閣之人也至臣與面質理屈詞窮乃
懼臣以不測之禍而懷二心者內閣之人也倡
言若再更詔我決先去卒乃斥之不去者內閣

之人也名正禮成輒專實錄之功求隴斷而登
之者內閣之人也

獻皇帝有靈喜乎怒乎夫入則面諍於君退而不失
其和道也今詔更禮定正宜協和以定國是而
內閣日以仇恨臣等為心使臣勢有難容職有
難盡是宜求言者之紛拏也夫古之大臣用人
之善有休休之心今妨賢病國一至於此卒使
真才忌而不出正論隱而不聞其能成天下之
治也幾希

皇上志慮日開聰明日廣姑試之而徐察之臣不敢

盡言也昔孟軻氏有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臣苟不去竊恐天下後世指而言曰學士之
不與經筵自

皇上用某人始學士之不與纂修自

皇上用某人始

祖宗立法之意由臣而壞

皇上用人之權由臣而輕矣竊謂

皇上初因講禮召臣之來今因禮成容臣之去在

皇上無偏昵之私在臣免干進之誚此君臣始終相
成之道也與其以祿位榮臣之身孰若以禮義

遂臣之志伏乞速 賜放歸田里臣實不樂與
此輩同館閣也倘臣不即死日久論定尚當効
用以酬

皇上知遇之恩不敢忘也

羅山奏疏卷之一